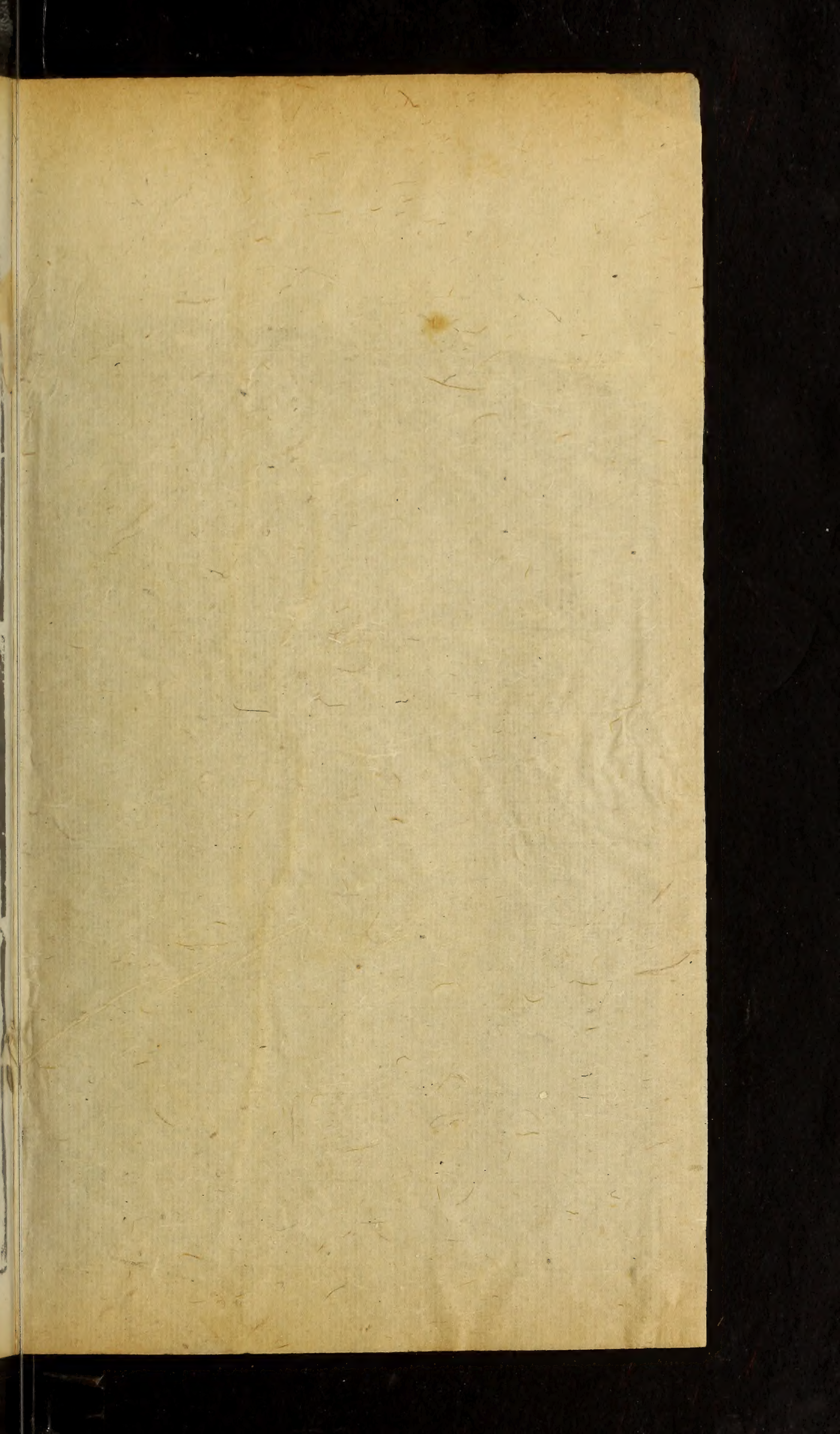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十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 乙卯五年。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春。正月。朔。日食。綱 名張浚還。目 命韓世忠屯鎮江。見上卷二七。劉光世屯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張俊屯建康。見上卷二九。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

始軍於外。綱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亶，太祖之孫，合剌也。

綱二月。帝如臨安。綱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目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見十三卷三。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綱作太廟于臨安。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

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綱閏月。胡松年罷。綱三月。張浚視師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目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見五卷十。據上流。恐楊太見上卷二三。滋蔓。萬。○滋長而蔓延。左傳。隱公元年。無使滋蔓。爲害。請乘其怠討之。至醴陵。今長沙府醴陵縣。釋邑囚數百。皆太諜。○諜今之細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綱夏四月。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廣義昔周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之於書。高宗綱上此舉。是亦成王之仁也。書之於綱。其美可知。

高宗亦成王之仁

皇卒于金。七八卷三一。卒於五國城。見目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

司馬朴洪皓忠義。

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便在燕山見七七卷末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見七八卷十七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儇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

楊時爲程氏正宗

幾虛過一生

豫章先生

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綱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目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從彥南劍（見七五 卷十七八）人初爲博羅（今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見同上）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見同上）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延平先生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李侗通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常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蔵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綱 五月遣忠訓郎何蘚先上聲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目 寅上疏言女眞金本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至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高宗年號丁未至紹興高宗年號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卒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

張浚自相矛盾
孝宗就學資善堂

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見上卷九。[義]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今於胡寅之疏而反議之。可謂自相矛盾矣。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蓋以此耶。

[綱]以孟庾知樞密院事。

[綱]封瑗見上卷九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目]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

中興基業在是

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

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見上卷十）爲和州（見同上）防禦使賜名璩（渠）

雲間張氏曰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克當之甚耶蓋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爲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汪爲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汪也自徽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諸史冊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天難諶數用休此之謂也天豈爽其報於太祖乎

岳飛洞庭之捷

岳節使號令如山

岳侯忠孝人

綱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目 飛奉命討太。(見上卷二三)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洞庭湖見上二)。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見同上)。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

岳飛小圖定畫

可易言。岳歎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見卷七六二九 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見上卷二。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見上卷二

三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等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

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在洞庭湖中。堯女湘君嘗居此。故名。木爲巨筏。塞諸港講。水嗏去聲。分派也。汊水岐流也。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上聲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投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果八日而捷。書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與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見上卷二二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八以其言爲讖云

雲間張氏曰武穆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略加之以勇敢文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稱

綱 秋七月孟庾罷

綱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目 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圖中原乃自鄂見五六卷三轉淮東淮水之東淮水在江南鳳陽府會諸將議防秋

張浚中興備覽　程氏易傳　三畏齋　范冲舉尹焞

之宜。帝賜詔趣（促）歸。及至。勞（去聲）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賊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名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綱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見七十六卷二三）于涪（浮）州。目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穌同）。門人舁負。（對舉也）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奔蜀。（治四川成都府）至閬。（閬州今四川保寧府）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今四川重慶府涪州）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綱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目]張浚薦其忠也。[綱]金伐蒙古。[目]蒙古在女眞(金本號。見六五卷三)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交)魚(出南海。其形似鼈。無腳有尾。今謂之沙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綱]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綱]韓世忠圍淮陽。金兀朮救之。世忠還。[目]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卽引軍渡淮。旁符離(秦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宿州。)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見上卷二九。)搏戰。

張俊忌韓世忠　錦衣驄馬立陣前

扼其吭（吭喉也）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朮與劉猊（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去聲）之曰。錦衣驄（驄青白色）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綱】沈與求罷。

【綱】張浚會諸將于鎮江。（見上）遣張俊屯盱（吁）眙（夷）。（今鳳陽府盱眙縣）韓世忠屯楚州。

【目】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

非奪喪之比

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

怯戰者。世忠遺（去聲）以巾幗。（見二八卷五。）設樂大宴。俾婦人

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即淮安府。）遂爲重鎭。

【綱】夏四月。起復岳飛爲京湖宣撫副使

【目】飛以母喪扶櫬（櫬棺也。）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發明】是時金革彌興。宜行變禮。況飛累表乞終制。朝廷不許。則非奪人之喪。自奪其喪之比也。君子不可以常例觀之。則知綱目書法之深意矣。

【綱】六月。張浚撫師淮上。（淮水之上。）遣劉光世屯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岳飛屯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楊沂中屯泗州。（今江南鳳陽府泗州。）

【目】浚命光世屯合肥。（今廬州府合肥縣。）以招

此君素志

陳公輔斥王安石疏

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綱】秋七月以陳公輔為左司諫【目】公輔名還見七六卷二八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怪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見七一卷二四字說見同上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史記漢書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

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見十九卷十。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見六二卷三三書法。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綱 八月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目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見上一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名遠近繫中

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帝從之。遂命檜虜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見上卷十四。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俱屬浙江。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張浚薦秦檜

雲間張氏曰。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榜墨未乾。君信遂失。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讞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

綱 岳飛復蔡州。目 飛累戰皆捷。遣牛皐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見四三卷二七）則太行（見七七卷二八）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僞齊（劉豫）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克其城。

綱 九月。帝如平江。

綱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今河南南陽府唐縣）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見七上）

綱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目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

金蒲盧虎諫援劉豫

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名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术提兵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濬縣）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以犯合肥（見上九）猊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在壽州）出渦（見二七卷二三）口以犯定

遠（今鳳陽府定遠縣）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今河南汝寧府光州）以犯六安（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即鳳陽府）以與張俊合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邊淮（見上七淮東）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畱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

張浚諫諸將渡江

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見九上漢今湖廣漢陽州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見四十卷九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行示曰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

楊沂中藕塘之捷

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顔自泗（見三五卷十七）來。乘

髯如占

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胄不可當杲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綱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

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

綱　趙鼎罷

目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

微使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諫遂爾暌異。今浚成功當作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見十一卷四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閒。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劉豫而車駕幸建康。見上十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屬浙江鼎與

小元祐

忠正德文

趙鼎自睽己意

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名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哲宗初年年號）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

雲間張氏曰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略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況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祉

闢賈寇之事

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

以順爲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藺賈寇之事乎於時卽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讎還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勒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顧不偉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掍焉又況光世驕惰不恤國事宰相非人尚可罷之況一鎮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日罷趙鼎而日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音註】廉藺見六卷二七頁寇見二十卷三

【綱】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綱】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目】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

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稱去聲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綱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綱 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焉。

綱 何蘇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

帝成服【目】何蘇四見上還。始知道君皇帝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今浙江嚴州府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去聲墨臨戎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絰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見二三卷八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後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廣義】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日致喪三

高宗終喪何足取

年。抑末也。惡何取。

綱 以秦檜爲樞密使。

綱 三月。遣王倫如金。

目 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綱 三月。帝如建康。

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

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綱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目 飛自鄂（見上十一）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

飛論恢復疏也

數。朔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汴京洛洛陽據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陝府今河南府陝州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以號名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俱見七八卷五經略兩河。河北河東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

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治河南汝寧府）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晏入聲拔也）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呂祉）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張俊）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孛）然（怒貌）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

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雲間張氏曰。嗚呼。天不欲祚宋。有賊檜以扼武穆之志焉。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忌刻殘忍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則其見幾明決之義昭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

胡安國諫禁程氏之學

綱 五月。名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目 張浚薦安國。見上卷十一。帝名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

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仁宗年號。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照館閣裒掊。聚也。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坡僻。除知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安國辭。遂復與祠。

【綱】六月。沈與求卒。

【綱】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目】累詔趣促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

武穆先見

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鎭。奏言比者寢閣之命。見上十七 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師直爲壯。曲爲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綱 秋八月。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

綱 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

酈瓊副之瓊與德素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名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遂謀叛渡淮降劉豫執祉殺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開者哀之

吳氏死節

綱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目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去聲）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剃。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事無巨細必以咨浚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亦罷

張浚薦趙鼎

綱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綱】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目】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治廣東廣州府）鼎留不下詰旦（明旦也）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

尹焞恬退

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洛陽。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居住。李綱見上七。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綱〕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目〕初焞被召。見上七。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命漕臣至涪上見同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今江西九江府。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即九江。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見上十四。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

矣。趣促名入見。命為祕書郎。兼說書。[綱]張俊棄盱眙見上八。還建康。[綱]金人襲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宋舊都也。見上卷八。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綱]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目]倫還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砌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於金。

[綱]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張守罷。[目]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孫吳東晉宋齊梁陳為帝王都。氣象雄偉。

胡安國進春秋傳

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見上卷六

綱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目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

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遭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朔）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縈也）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去聲）人曰胡康侯（安國字）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殲○陆也）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謝良佐稱文定

靜軒劉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襃貶之至公苟非發明其顯微何以闡揚其奧旨左氏有傳泛而不切穀梁有傳直而不精皆未足以發明之也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爲

春秋傳爲高宗而作

高宗無意中原

本傳其闡微顯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爲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漢起復讎之志恢弘攘秋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歲世其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蓋深美之

綱 帝定都臨安 目 帝自建康至臨安見七八卷二十自是始定都矣 發明 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荊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寧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讎而偷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綱 三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 綱 以秦檜

趙鼎薦秦檜　晏敦復先見

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目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綱陳與義罷。綱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目庶至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河南汝寧府）。巨師古屯太平州（見七八卷二五）。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見上卷二五）。泗州（見上九）。緩急為聲

賜孔玠

援以劉錡軍駐鎮江。見上八。以固根本。綱五月。王倫偕金使來。綱倫至會寧。金舊都。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劉豫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蒲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綱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今浙江衢州府。田。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於衢也。綱秋七月。彗星。見五卷十三。見。綱王倫復如金。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也。綱八月。金始頒行官制。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綱金以會寧爲上京。臨潢黃府

爲北京。目會寧。即海古地。金之舊土。初稱內地。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在奉天府遼陽州城北潢水南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南京大興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中京大定府。見七五卷十八則仍舊云。綱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目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綱趙鼎罷。目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因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

秦檜留身奏事

同爲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不草制也。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與劉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見上十四。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

今日如人患羸

秦檜留身奏事者三

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雷。瘦病也。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灸也砭之。貶平聲。以石鍼刺病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綱】以句鉤龍複姓如淵爲御史中丞。

【目】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左傳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多持兩端。見三十卷二十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

句龍如淵為秦檜謀

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句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綱】金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陜西之地（與王倫偕來）

【目】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

韓世忠四上疏

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秦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

静軒周氏曰。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來聘。而曰來言。綱目略無隱諱者。

廉恥道喪
三綱掃地

曾開不草
國書

非宋也。高宗忘父母之大讎，信姦臣之欺，已排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為名，縱復河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矧來言而未來歸者乎。宋人廉恥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綱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綱 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詮監廣州都鹽倉。目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

若高麗之於本朝高麗一宋主朝鮮古之納貢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秘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諠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去聲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光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澄朱松張擴淩景

張燾等十九人極言不可和

李綱諫和議疏

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比見上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

胡銓抗疏諫和議

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五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同婪盧含反。惏亦貪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狄人固貪惏王又啓之）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名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宣）削（前漢書董仲舒傳民日朘月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欽宗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

者謹不以此說啗（淡○餌之也）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見五二卷十六）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

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五代晉石敬塘臣事契丹孫近傳附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武臣折衝日禦侮詩大雅予日有禦侮）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短）三人頭竿之藁街（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蠻夷邸）然後羈（難）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

吳師古鋟胡銓書

臣有赴東海而死。見七卷八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今廣西平樂府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鹽倉。宜興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進士吳師古鋟。鋟侵尖二音刻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今江西袁州府剛中謫知虔州今江西贛州府安遠縣。屬贛州府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綱]王庶罷。庶言虜不可和上疏者七。秦檜紬其說遂

龍圖資政殿學士。知潭州。【綱】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目】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綱】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綱】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大赦。【目】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天也。天形穹窿。故稱。開悔禍悔前日之禍宋而轉而佑之。左傳。隱公十一年。天其以禮悔禍於許。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見上二。上疏言。燕雲見七六卷十二。之舉。其釁不遠。虜自宣和徽宗年號。以來。

張浚疏諫和議

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豈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同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眞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爭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忽也盡也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見卷五五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見上十一聞金將歸河南地

岳飛力陳和議之非

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恨也）之。及赦至鄂飛文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河北河東）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音啓）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去聲）之飛乃受命。帥吳璘在熙州（見七十一卷熙河）其幕（莫）客（幕府之客）擬爲賀

范如圭以書責秦檜

表。璘愀(悄然之貌)悚動曰在朝廷休兵息民以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耳也。

【綱】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㒟(烏)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

【目】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諫和議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用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

趙鼎薦尹焞

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綱以尹焞提舉萬壽觀
貫兼侍講。辭不拜。目先是資善堂見上翊善朱震疾
亟薦焞自代。帝悠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
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
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
固辭不拜。綱以王倫為東京汴京留守。命倫交割地界。綱以吳
玠為四川宣撫使。目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
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
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illegible]

卷五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受命。

綱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於大名府。

綱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

目 炤至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承制以楊政為熙河（見上熙州）經略使。吳璘為秦鳳（見六卷三十三）經略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見上同）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綱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目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訹（恤。誘也。）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中書樞密）旦夕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李世輔忠義

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尚書。踰月罷。知衢州。見上二三。

【綱】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以計執金撒离喝。欲歸朝。金兵追之急。乃縱之。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奔夏。夏人問其故。世輔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揭榜招兵。行至鄜州。吳玠遣諜擾焰於長安。焰送之朝。世

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綱】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綱】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目】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見卷七六三四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去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見卷七八三二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綱】

張燾直言

士傒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目】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太祖永昌陵而下皆遇發掘而哲宗永泰陵至暴露）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幾不可忘此賊帝黯然（深慘貌）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今四川省治）

胡世將不改吳玠之

【綱】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目】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去聲）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

金人執王倫

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綱】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兗王訛魯觀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綱】王倫如金。金人執之。【目】兀朮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副使也具言於朝。會孟庾至汴。時秦檜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倫即解留鑰解留守之職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

蒙古敗金

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今直隸河間府）以待報。俞之至時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見七卷三一）。金人祕之。（綱）金以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誅。（綱）冬十二月李光罷。（目）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畧徬不辭（見廿三卷）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檜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綱）蒙古襲敗金人於海嶺（金胡沙虎將其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蒙古

胡沙虎俱（爾）書之所以志
見上入　（斷）金亡國之本

終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為司農丞附秦檜力贊和議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綱】觀文殿大學士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公李綱卒。【目】綱卒於福州。今福

李綱一世偉人

趙李定論

建福州府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朱子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閒。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雲閒張氏曰。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小疵。李綱純乎純者也。觀鼎變夫定都之議。與夫不能察檜之奸。蓋可見矣。

高宗誓不用張浚

綱 夏四月韓肖胄罷。綱 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目 秦檜以其言不讎之答也詩大雅抑無言不讎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向浚獨慮君意向張浚未測上意然上意不可測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福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綱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扶風縣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由是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术走汴。

〔目〕初錡赴東京汴京至渦口見上卷十一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耶。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城下。諜牒。今之細作報東京已陷。因與知府陳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乃寘置家寺中。積恣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

直用韡尖趯

浮橋濟敵

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募壯士五百夜斫酌斫也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便上聲髮者輒殲尖盡殺也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韡靴本字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韡尖趯踢同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猶黎明也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潁河在鳳陽府太和潁上二縣界[illegible]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

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更番休息）。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朮拔營去。車旗器用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既而洪皓（見七八卷十七）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燕山見上卷二）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進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綱】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目】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

岳飛將京西之捷

田晟涇州之捷

貴牛皐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浚。自以其軍長驅以闞（苦濫反。闚也）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於京西。綱樓焰罷。綱遣使諭岳飛班師。（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綱閏月金人寇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綱岳飛收復河南州郡。綱韓世忠遣兵復海州。目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屬江南淮安府）父老裒（桮。聚也）金

耕夫荷鋤觀軍

夜叉未易當

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綱】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亳而遁。俊入亳。遂還壽春。

【目】俊遣統制王德復宿州。金守將馬秦降。宿州屬江南鳳陽府。平。德乘勝趨亳州。屬鳳陽府。與俊會於城父。南故城在亳州。時酈瓊見上卷十九。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今山西潞安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

王夜义

縛時止見夜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义。【綱】安置趙鼎于潮州。【目】秦檜惡鼎居越（越州，即紹興府。見上卷二四。）俄已徙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又諷司諫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干）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民〇錢貫也。）謫官居興化軍。（治福建興化府。）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安置。【綱】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目】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

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岳飛郾城之捷

【綱】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宴城。追至朱仙鎭。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

【目】飛留大軍於潁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今開封府郾城縣。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

岳飛破拐子馬

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乖上聲)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酌斬也)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見七六卷三四)雲將背嵬。(見七九卷二五)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

岳飛奉詔班師

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見上卷十一）忠
義（見上）同兩河（河北河東）豪傑敗金人於垣曲（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
又敗之於沁水（見二二卷十三）遂復懷衛州（見七七卷十六）斷（短）金
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陳。遣背嵬騎五百
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吸○移文也）陵臺令行（上聲）視
（巡視也）諸陵葺治之。[綱]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劉錡
爲判官）[綱]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目]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

揭旗以岳爲號

待岳家軍來卽降

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見五二卷二。相見同上。澤潞見七卷七十六。晉見同上。絳見七七卷十一。汾見同晉。隰見同絳。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見上三。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肉。刃傷。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桀黠。閑入聲。狡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記崔虎華旺等皆率

直抵黃龍府痛飲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忔（欣入聲）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見七五卷十一）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還也）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載衣物車）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書生叩馬說兀朮

書生至言

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見三五卷三十）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漢水在湖廣襄陽府）上六郡閑（閑）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同扣）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汴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

秦檜固萬世之罪人

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

飛至鄂。見上卷三一。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爲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舊恥可濤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南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欺君誤國擢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

張九成從龜山學

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豈有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況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恥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於冊則惜之之意可見

【綱】八月貶祕閣脩撰張九成等官

【目】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今湖廣寶慶府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見上卷三十凌景夏知辰州今湖廣辰州府樊光遠閬州見上卷七學教授毛叔度嘉州今四川嘉定州司戸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

九成不可苟安

王忠植死節

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戚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綱】楊沂中軍潰。會于宿州(見上四)。走還泗(見上卷九)金人屠宿州。【綱】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時諸大帥皆還鎮)【綱】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目】忠植本河東(治山西太原府)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離喝

金封孔璠為衍聖公

犯慶陽（今陝西慶陽府）。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叚。移文）。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今陝西延安府）。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离喝。撒离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見上）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綱】臨安火。【綱】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主典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綱】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發明】（置屯田於中原）

予金而惜宋

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餉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以予金而惜宋也【目】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眞（金本號）奚契丹（東胡種名）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見七上）南至淮上（見同）隴（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綱】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目】兀朮自

王德和州之捷

敗後。留屯京（汴京）亳。（見上四）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見同上）遂渡淮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今廬州府合肥縣）趨歷陽。（即和州屬江南）遊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請急擊之。朗渡采石。（見上卷十二）俊督軍繼之。前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小峴山西）既而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兀朮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綱 楊沂中劉錡敗金兀朮

楊劉柘皋之捷

曳薪疊橋

于柘皋。遂復廬州。目劉錡自太平（今江南太平府）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河名。在巢縣西北）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在巢縣西）。廣二丈。錡命曳（葉。拖也。）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冗踰橋臥槍。（鏘。槊也。）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

長斧如牆而進

此順昌旗幟

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麾（見卷七七八）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在江南鳳陽府盱眙縣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見二上）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逆迎也）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北敗走也）遂復廬州。（綱）金主親祀孔子。（綱）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等諸班師。金人陷濠州（即鳳陽府）。俊使沂中救之。敗

張俊附秦檜

岳飛諫脩楚州城

續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綱】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今江南安慶府。【綱】金兀朮渡淮北去。孫近罷。【綱】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從給事中范同計。乃有是命。【綱】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見上卷八閱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至楚州。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不悅。【綱】六月。進秦檜爲尚書左僕射。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綱】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目】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時沂中賜名存中

龜山三經義解一
王居正三經辨學

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濠州之陷。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荊南府。今湖廣荊州府。【綱】八月。罷知溫州王居正。【目】居正立朝。剛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易、書、詩、春秋、禮、孝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

二君有功聖門

秦檜力謀殺岳飛

復言王氏學。［廣義］自古邪不能害正也。然能害之於暫。不能害之於久。譬諸陰霾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龜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行。二君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遂沮。二君其有功於聖門也多矣。

［綱］罷岳飛奉朝請。

［目］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惠怒恨也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朮遺去聲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麥俟奇複姓禼。屑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

見上。蘄見卷十六三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即楚州見上。而不守。乃能爲萬壽觀貫使。奉朝請見卷十五二三。

【綱】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目】吳璘進兵拔秦州。屬陝西鞏昌府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耕代。代則以鼓

此古束伍令

兵璘輕裘駐馬

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尖。殺也。）盡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剡（鹽上聲）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見五一卷七挑）戰胡盞出壘（見上）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器。數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

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見上 郭浩復華州。屬陝西西安府 入陝州。屬河南河南府 矣。詔至。璘卽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 浩還延安。今陝西延安府 政還鞏。鞏州今陝西鞏昌府 世將惟浩歎而已。綱 莫將還自金。金兀朮欲議和莫將久於金乃縱之歸以道意 綱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綱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目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俊與重賞。卒無應者。後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劫以

鵰兒

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貉。大鷙鳥）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今江南鎮江府。）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見上卷九）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俊親行鞫（菊鍊。鞫問鍛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

背涅盡忠報國四大字

理寺獄。檜奏名飛父子證驗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名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之。（刺字以青涅 刺音處）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命于鵬孫

華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見上十三。逗遛。見二十。卷一。三為言。卨喜白檜。卨又使鵰萃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烏）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

士㒟救岳飛

莫須有

跨驢攜酒

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綱]韓世忠罷[目]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在杭州城西)以自樂舊諸將來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發明]世忠之識高矣此所謂鳥見弓而高飛魚驚鈎而遠逝藏檜之[illegible][綱]十一月范同罷(同首贊)[綱]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秦檜奏稱臣于金[目]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

此高宗之秦志

秦檜殺岳飛

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見卷二十六七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鑄往使。鑄至汴汴州宋舊都今河南開封府見元本。遂如會寧見上卷二三。[纂]嗚呼。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母妻之大讎者。此高宗之秦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綱目大書秦表稱臣於金者。所以遺其萬年之臭也。人以南渡爲中興謬矣。

[綱]遣使割唐鄧商見上卷七秦見上十四之地以畀秘與也。金。

[綱]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公岳飛。

[目]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子

武穆忠孝　卻名姝　辭營第　論太平

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治廣東廣州府)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附尸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見上)

三在金，以蠟書(以蠟為丸置書其中)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至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美女)遺之。飛曰："主上宵旰，(音幹)豈大將安樂時邪？"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

用兵

突。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同虜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如兒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擊衆

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注京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見七九卷九。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見上卷六。

謀定後戰

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

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見二十四卷。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綱 壬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見上卷四。

爲普安郡王。目封崇國公璩見上卷五爲恩平郡王。綱詔諸州脩學宮。綱何鑄還自金。目初肅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名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稅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

與帝母韋氏。綱三月，故齊安王士㒟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綱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綱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筈音括。）綱六月，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遂出知徽州。）綱秋八月，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綱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別宮。）綱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綱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綱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綱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

之。綱冬。十月。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綱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綱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綱十一月。張俊免。目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為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見上十四。綱劉光世卒。目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早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為秦檜所忌。故

劉光世不逮韓岳遠

秦熺脩日曆

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綱】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目】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綱】詔祕書少監秦熺（希）脩日曆。【目】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南省（禮部）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熺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耕）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已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綱】孟

作大學

作景靈宮

忠厚。能[目]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附。至是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綱]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正月。作太學。以岳飛宅為之[綱]二月作景靈宮。遣官自溫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音]溫州見七奉安焉[註]八卷二六[綱]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目]后開封今河南開封府即汴京也。八年十四。選入王邸。見四八卷四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

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綱】王次翁罷。六月。程克俊罷。【綱】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發明】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嘉不辱也。【目】自建炎高宗年號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見卷七十七八距會寧見上卷二三二百里。屢因諜見上二著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

洪皓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晉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見卷十五十一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張浚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臨安治今杭州府錢塘縣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郤被因祚山見七八卷二二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郤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

朱弁義不先歸

俱勵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見上卷二）僧亲從者皆莫知所之金復徙之會寧（見上）及還入見除祕書脩撰主管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見七七卷末）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欽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間）必死豈應今日覬（記）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去聲）蚤伸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僕）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見同上蘇武）以爲

臥起與印俱

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顧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恤。誘也。）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戲。餽客生食及餼米也。遺去聲。遺餽也。）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不爲（去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

書六經刻石太學復置三館

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宜教郎直祕閣而卒

[綱]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綱]冬十二月金人來聘賀正旦也自是歲如之

[綱]復置三館

[目]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見六卷四四養天下之士至仁廟朝仁宗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

樂平水鬪

安得八才用邪

綱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樂平水鬪。發明 水者。陰類。樂平水鬪。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鬪者。此綱目之所特書也。目 樂平縣。屬江西饒州府。何衙里由隴數十百頃。百畝為頃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低防房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鬪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綱 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卨忤秦檜。故罷。綱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目 國學大成殿

胡宏移書責高閌

成司業高閌表請帝親學從之。正瞢見五二卷八於殿門外。帝邀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心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而為大恩。閤下目觀忘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

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文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宏。安國子也。[廣義]高閱請帝親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否。蹇。剝。之時也。豈泰遘之世乎。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綱]夏四月。初禁野史[目]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之

靜軒周氏曰。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

毀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然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泯天下之筆乎。書目禁野〔音〕泯。音俛。史者譏餘之懸也〔註〕止也。

〔綱〕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輒以言者代之。

〔綱〕閩福建。浙浙江。大水。〔目〕內侍右武大夫白鍔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燮理乖盭。見六七卷十七。盭同戾。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見四卷三二。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咸配鍔於萬安軍。今廣東瓊州府

趙鼎謝表

此老倔強猶昔

萬。伯麟於吉陽軍。今瓊州府崖州。龍皓提舉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太平觀【綱】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目】鼎在潮五。見上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立建國公見上卷四。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見上卷五。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驕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爲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見上卷二七。猶

肉簡牌

昔。綱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目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見七二卷五）遺書。爲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綱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目愿爲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爲肉簡牌。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綱王倫爲金所殺。發明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爲無罪。故其見殺。而不書金殺王倫。而書王倫爲金所殺。所以明其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焉耳。目金欲以倫爲平州（今直隸永平府）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音意）殺之。

幸秦檜第　張母

【綱】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發明】高宗與金虜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忘也顧乃御殿受朝晏然自樂則是忘讎釋怨非人子矣直書曰初深貶之也【綱】夏四月。朔。彗見五卷十三出東方。大赦。【綱】六月朔日食。【綱】帝幸秦檜第。上賜檜第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塤堪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塤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綱】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目】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許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哲宗年號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

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未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詳察情僞。豫備倉卒。然後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噬臍見閔十七卷）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今屬廣東廣州府）居住。尋徙永州（今湖廣永州府）。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綱 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綱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耤田（見十一卷二十三）禮。目

先是知虔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

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見卷八十四十五)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於杭之計。自此不復越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綱】秋九月。金劉豫死。

【綱】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

【綱】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之也。英州見七三卷九。)

【綱】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目】鼎謫

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牢）米。會降旨趙鼎、李光（紹興十一年，秦檜忌李光，光安置藤州，復竄瓊州。）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去聲）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東方宿名。莊子：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

金及蒙古和

鼎爲稱首【綱】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綱】冬。十二月。金及蒙古和。【目】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見上卷末。通。蒙古益强。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去聲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勃極烈見七十五卷九爲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發明】書金及蒙古和。以見欲和者金也。蒙古拒金不屈。則見蒙古之寖盛。金伐蒙古不克。則見女眞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

之典亡矣

綱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綱 夏四月。秦熺罷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熺乞避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 綱 五月。放浙東浙治紹興府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綱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居住 綱 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 九月。詹大方卒。 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金兀朮卒 綱 十一月。竄胡銓

施全忠義

于海南【綱】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本名迪古乃，太祖斡本之子，金主亶從弟也。

【綱】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綱】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目】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鞫，推窮罪也。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磔，裂尸也。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

長技以自衛【綱】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賀即位也）【綱】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治）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目】光在瓊（今廣東瓊州府見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爲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見七十卷十七）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於是胡寅程瑀與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

夏二子傳　潛光亭

有差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爲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今廣西梧州府容縣 綱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見太宗諸子盛强忌之至是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撒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 綱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之也 綱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檜始朝

綱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 綱 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 目 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

欽宗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受而退。

綱 三月。金主大營宮室于燕。目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同宁之尊。竊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即會寧。見上卷二三。僻在一隅。不若徙燕。燕即燕京。今直隸順天府 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去聲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一依汴京見上十七。汴制度。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綱 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目 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

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綱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綱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伕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